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葛均义(上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葛均义(上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目 录

浮世	(1)
九九重阳	(547)

浮世

葛均义卷

黑白谁能用入玄，
千回生死体方圆。
空门说得恒沙劫，
应笑终年为一先。

——唐·张乔

—

仰起脸瞅，竟漫天纷纷扬扬着鹅毛般的雪了。

雪野之中的山岭，以及山岭间怀抱着的旗镇，已是迷茫成一片。四望溟蒙混沌，雪野中的旗镇，不见往日的面目了。

镇上的旗，一律静静地垂着，任蚊蝇般的雪花，纷纷乱乱地舞。街巷空空，只千千万万片雪花，不停地落得寂寞。

常日遍街行乞的人，一个也不见，早已不知躲了何处。只镇子的那棵千年古榆，还朦胧中，在艰难地支撑着空空的风景。

葛均义卷

已经是空的初冬了，靠一棵残年的枯枯老树，到底还能够支撑多久呢！

地上的雪，依旧在一层层地厚着。

多久又多久，有遥遥的犬在吠。

不知何时，已有多半片晚月，高悬在峻洁的雪山之上。

头场雪再厚，也存不住的。

说化就化了，日头投射到身上，还微微暖着哩。旗镇一屋屋的檐，雪水在不住地滴着。大街上粘湿的雪，转眼便是一汪汪的泥水。

泥水里，一样的天。望着，也是广阔辽远的世界哩！只是这世界，太容易破碎。即便一阵风雨，也被扭曲得模糊不清，偶有车轱辘碾过，便成为一片浑浊的泥浆了。

街上杂乱着水湿的车轱辘印儿，在福寿老榆树底分成两岔，斜去了东北和西北。

福寿老榆树依旧挺着，不倒。树干瘰疬虬曲，疤痕斑结，已经月久年深。入秋，蟾月一圆，千年的古榆树，竟出了一桩奇事，叫旗镇的人咂舌、惊诧、猜忌不已。

枯得半死的福寿老榆树，一夜之间，竟爆出一枝烧眼的青绿。那叶子，是从来没见过的那种新嫩。

葛均义卷

一场大雪化尽，旗镇远远近近的山，都空了，黄了。镇子里的街街巷巷，到处落叶泥泞，只这一枝，愈发绿得亮青。

就有人想，怕是要出啥事了吧？

二

旗镇最老的街，是裤裆街。老街和裤裆街口的“福寿”老榆树比起来，却只能算是重重孙了。

老榆树已不知多少的年月。瞧那要几人合搂的树身，裸露空洞、含着香火凸鼓起的树根，叫人不由地感慨：日子竟然会这样的老啊！树皮已辨不出模样了。只到了嫩夏，见活枝上吐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榆树钱，才知道，竟是棵千年的古榆！

坐在古榆树底的老人说，当年放基筑街，一路铺到这里，忽被一棵老树阻住，便砍。

有一老一少抬着锯，走到大树底，平贴着树根正欲伐，忽然就撒了锯，抱头打滚，疼痛难忍。待几个人搀扶回来，已是嘴鼻蹿血。

有不信邪的，脱了布褂，光了半身，再提了雪亮的快斧，大步走到树底，晃两膀子抡起来，一道亮闪，蓦地一声狂吼，大斧飞出老远，人摔倒在树底，一条左腿连裤子已是血糊糊一片。

几个人忙跑过去，抬走医治。一群人都怯了脸，脚

踏，远远躲开，再无人敢近前。

是夜，大月当空，有人悄悄地去那老榆树底烧纸。

由是，长街躲开老榆树，向两旁岔开，便有了这“人”字样的裤裆街。

也有人觉着这名号不雅，说这分开的两条街，不正是一把没张开的大剪子？就又叫了剪子街。

裤裆街也好，剪子街也罢，多少年又多少年了。拼铺马路的方块青石，风啃雨啮，人踩马踏，早已经碎裂不堪。当年的那些个穿着开裆裤的孩子，在树底蹦蹦跳跳的，不知是啥时候长成了大人，又鬓发皆白了。唉，咋就不抗老呢！

树还是树，依旧是老。老榆树根的窟窿里，常有些纸灰。夜里，时有纸火发亮地烧着。老树垂着长影子，魂魄般。镇子里死了人，要一日三趟地到这福寿的老榆底送汤。

白日里，树底聚些人，下棋，闲坐。也有揣着手，靠着老榆树看光景。对面长街上，排一家家的门市，屋顶飘着面古怪小旗的，是洋人的买卖。圣诞节，镇子飘很多这样的旗，外来人便称之为旗镇。

三

旗镇开门见山，脉脉岭岭，云呀雾呀，或是皑皑的雪原。

镇子坐落在一片坡山之上。打遥远山里蜿蜒而来的铁轨，伸进镇子脚下小小的车站。西来东去的装满货物的火车，连同那飘逝在后面乳白的烟云，回荡在山间低闷的吼叫，都深埋在山褶皱般的纹络里。

旗镇是坡镇，南南北北，横亘了一座山。

站山顶上望，十条长街，九条大道，其间街巷纵横，行人往来，如子如棋。旗镇是座棋盘镇，斜斜地挂 在山岭之上。

镇子多树，多雾。或早或晚，丝丝缕缕打山脚漫起，须臾间，整座镇子便浮在一片雾霭之中了，有些缥缈。也偶尔响起一声火车长鸣，震荡着，经久不息。

镇子脚下，一条几曲如字的河，斜斜平躺在两山之间的荒原上。星空月下，朝日夕阳里，不舍昼夜地流去落日烧透的西北。

西北是渺茫遥叠的重山，筋筋脉脉，连绵不断。到

葛均义卷

了秋天，就红红黄黄绚烂成一片。漫漫云海间，半浮着一轮欲沉未沉的巨日。

待到寒冽的西北风一刮，缓缓的去水，就是一条雪亮涨阔的冰河了。裂了宽纹的冰面上，朔风呼啸，雪龙狂舞。

四

旗镇不甚大，却远近闻名。来旗镇穿皮大氅的人（也有穿羊羔皮的，极短的雪白茸毛，弯卷着，暖啊！再罩上一层绸缎的外领儿，一派绅士；也有穿狐狸毛领的，蓝狐或玄狐；或穿水獭皮、猞猁皮大衣，外面再罩上一件皮马褂儿），都要去杏花巷、神仙巷、好汉巷走走，做一回“好汉”，赏赏“杏花”，领略领略不是神仙、胜似神仙的滋味。

好汉巷是赌巷，一门门，都是赌馆儿：推牌九、摇宝、抹纸牌、打麻将、掷骰子、压字韵、摇番摊，吆五喝六，一派热闹。

到巷子里来的，都是远远近近的赌客，财神哎！腰里缠的，手里提的，身上带的，或白或黄，船样的，条状的，拍到桌上，沉甸甸，一道浅深的凹印。

偶尔门开了，走出来一条汉子，脸灰着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晃晃荡荡地出了巷子。

一巷子淅淅沥沥凄暗的小雨，或是乱扬飞舞着的雪粉，甚至是一阵又一阵阴冷不止的风……

葛均义卷

神仙巷是石巷。石屋石墙，涂着些字迹，洋字码间，杂着“点、镁、俘、油”几个汉字。也有两屋之间，一块特大号的长砖上，镌刻着“黟山”的字样。

窄巷子的石板路，一路坡着，碎裂好些纹络了。黄昏的时候，隔着窗，能望得见屋里头，恍惚微摇的红烛光影。身着长衫的男人，仰躺在铜床上。

神仙巷有铜床馆，也有铁床馆。馆内有单间，也有两人间，要个大烟份，俩人对着，“唏唏溜溜”地抽。有看灯的，或男或女，不时打个“热手巾把”，托放在盘子里，端送给客人，擦擦脸手，提提神，赏几个铜板，可多可少。若是赏钱厚，看灯的便高声地喊，张爷赏多少多少，王爷赏多少多少。

外边所有看灯的，齐声拖着腔喊：“谢！”

这样的馆，都是雅座。可以叫“饭”，叫“酒局”，还可以叫“条女”。

“神仙们”嘴里斜着长长的烟枪，对着烟灯，“唏唏溜溜”地抽着，眯眯着眼，那神情，一脸地如梦如幻。一旁身着绸缎的女人，精心地伺候着。吸足了，移开烟枪，女人接过来，一旁小心放了。男人仍闭着眼，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手便放到女人的胸乳、大腿上揉搓着，嘴里哼出些荤腥的浪曲来。

抽大烟，要一个烟灯、两把烟签子、一杆烟枪。盘

葛均义卷

子上的烟灯，烧豆油，一个烟罩扣在上面，是透笼花的玻璃罩，灯是景泰兰的灯，签子自是纯银的签子。神仙巷讲究的是对口枪，两端是象牙玉翠嘴，杆儿是凤尾竹、阴陈木、色木包、老鸦眼，也有是万年蒿的。若竹管或麻杆的，只能是做散客房里用。

神仙北巷这一片，都是散座。一大铺长炕，烟烟雾雾的，枕头上，都是侧卧的“老枪”们。俩人对着一盏烟灯，“滋滋拉拉”地喷云吐雾。门一响，有新来的了，霜打的茄子样，蔫着。看灯的导着，寻了地方，摸出些银币，拿拇指排出几枚，交给看灯的。看灯的便端来一杆烟枪，还有烟灯、烟签儿。先把灯点着，把签儿放在灯火里烧着。不一会儿，再送来一个大烟份。来客的眼顿时放出光来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来，手指吐了唾沫，洒在纸上，一点点把纸扒去，把烟签打火里抽出来，插进大烟棒，端着，放灯头的火苗去烤。慢慢地，就有迷人的香味弥漫开来，烤烟人一副馋涎欲滴相。

烟烤得胶糖般软下来，便断成五、六段，捏起一大块，放手指上滚，滚成个枣核状，手捺在烟斗的小孔上，再抽了烟签儿，一手抓住枪佛手，急急忙忙地将烟泡凑到灯上，一只手拿着烟签子，在烟灯眼里不住地拨弄，嘴猛猛地吸上几口，微闭上眼，神仙了。

这样的店，叫土膏店。

葛均义卷

土膏店里的，都是“冻土”。旗镇一山山，就产这冻土。劲头足，便是把烟抽成了灰，烟灰也还能再抽几回。

神仙巷，讲究“人头土”、“马蹄土”，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。云土和广土，也很走俏。若是热河的“北口土”，河南的“枣泥土”，就便宜些。

巷子口常聚些人，瘦大着眼，柴棒样，走道打晃。披着麻袋片，破烂着衣裳，或蹲或躺在屋角墙根儿，打着哈欠，淌着口水，一脸的眼泪鼻涕，有气无力的，叫“李老板”、“马老板”，都苦笑笑，叹口气。见有人打巷子过，急伸出一片的手。这样的人，“抱路倒”哎！

巷子月上的时候，石巷很静。朦朦胧胧，荫出半边的墙影儿。忽然，“吱”的一声，一条灯光泻到夜路上。木门里闪出条瘦长汉子，很响地踏着石巷，摇摇摆摆，一路哼着小曲，远远地去了。

深去的夜里，有打山上下来的野狼，孤寂地站在巷子里，拖着长长的影子，伸长脖子，发出一声声人的长嚎。

五

杏花巷是春巷。待春到杏花巷里，冬融雪消，那满巷的杏树，便凝脂绽雪，含苞吐蕾，芳香袭人了。

头回逛杏花巷的人，一路打听，经人指点，走上一座“咯吱”作响的木桥，就到了这艳名远播的小巷。

桥底流着溪水，浮着一、二只鸭鹅，亦或是成群的小鸭崽儿。见人，“嗖嗖嗖”不见了。桥头一棵歪脖子老柞树，把些树荫婆娑在水上。一根大枝子弯下来，却有些枯，只星星点点着几片绿叶。站在树下瞅，就满眼雪白的杏花了。忽一阵流风，香气扑鼻。

吐雪的杏花小巷，很魅人。许多来旗镇一掷千金的商人，便只为了能逛逛这杏花巷。一树树的杏花，随巷曲着，纷纷扰扰开向巷子的深处。

杏花巷最诱人的时候，是浅春。远山洇出一层茸茸的薄绿，山崖才一抹达子香微红，这里，早一巷杏香袭人了。风流倜傥的雅客文士，大腹便便的商人，阔发的老客，均被三、五俏女子拥着，在巷子里游玩赏春。行走的人，不时地碰动树枝，弹下些纷纷花瓣儿，掉落行

人一头一身。

春巷一门门。

杏花深处，别有洞天。古色古香、如诗如画的门楣：杏园、竹苑、云仙阁、观月、玉芙蓉、千鸟、三浦屋……

千鸟和三浦屋是日本名。站在门前的，都是穿着和服的日本小姐，莺声软语，“哈依”、“哈依”的，很柔情，也极有礼貌，总是跪着侍候客人。穿着长裙的朝鲜小姐，屋里也是高丽族式的柔柔美美的舞蹈，伴着悠悠旋旋的丝竹琴音，然后，再伺候客人品茶、饮酒……

还有俄罗斯的、西班牙的……洋女子多蓝眼珠儿、黄头发，人高马大，有火一般的激情。把客人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个大婴儿般。待折腾尽了性，仍是抱着不肯放。

嫖客出了门，一边朝巷子外走，一边咂着嘴说：“洋娘们就是不一样，嘻嘻，真叫人受不了！”

杏花巷里名气最大的是杏花园。巷子一曲又一曲，再一弯，就到了一个怡人的奇处。走进一个小月亮门，是个圆形小院儿。一门门，也都随院儿圆着。小院儿当央一株粗矮的垂柳，垂下千丝万缕如发的嫩丝来。树里竟奇奇怪怪，冒出些袅袅的细烟。

树遮下一大片浓荫，叫院中无风自凉。一门门，呈